



当前，整形已经成为女性最为关注的话题，只要花个几千或是上万块钱，就可以到随处可见的整形机构做个微整形，隆额头、隆鼻等等简单手术，“随做随走”。但记者通过调查暗访了解到，这些随处可见的整形机构却是乱象丛生（本报昨日重点报道）。

为何还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整形？记者采访了各不相同行业的女性，就她们看来，迫于社会、职业的需要或是为了追回青春的感受，花钱整形势在必行。

■ 本报记者

“整形成瘾”？她们各有各的想法

倾听整形“上瘾者”讲述她们的故事

网红美女

整形只为提高点击率

记者在合肥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直播间里见到了小雪。

小雪今年22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提到“整形成瘾”的话题，小雪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一年以前，就读传媒专业的小雪找到一份网络主播的工作，她的专业素养是团队中公认最高的，但直播人气却始终处于末游。

“团队经理有次找到我，拿很多主播的视频资料跟我分析，因为我的脸型比较圆，两眼间距挺宽的，就特别不上镜，化妆也改善不了。现在网友都喜欢那种标准的‘网红脸’，欧式大双眼皮、高鼻梁、嘟嘟嘴。于是我就去整形医院咨询，然后花了2000元，打了玻尿酸来隆鼻。”

这样做是否真正提高了人气呢？

小雪摇摇头：“并没有，我的鼻梁确实变高了，但和眼睛的比例不协调，看起来特别奇怪，我又去整形医院咨询，他们反而怪我当时没有同意他们的全套方案。”

“全套方案是怎样的？”记者追问。

“就是整个面部的改造，连发际线都包括在内。我当时想既然自己想做这一行，就要付出一些努力，想更上镜一些。后来陆续做了欧式双眼皮、玻尿酸填充苹果肌和下巴。”小雪说。

当记者问及所有这些项目的花费时，小雪坦言自己现在每月要还信用卡6000元，“除了眼睛，玻尿酸的作用只能维持几个月，马上又要打回原形。我再也不会去做了。”

记者仔细观察小雪的脸，的确有塑胶感，表情也显得僵硬。“最难堪的是在直播平台上会‘撞脸’。”小雪打开网站首页向记者展示。记者发现，众多网络主播的平台形象都与面前的小雪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决定还是放弃整形，以内容取胜。”

外企白领

“成瘾”是一种自我投资

安徽人于静留学回国后进入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她面容美丽、举止优雅，对比旧照片中那个小眼睛塌鼻梁的腼腆女孩，于静的变化很大。

“我承认自己整形成瘾，但它更像是一种自我投资。在外企里，我代表中国女性的形象，美貌让我在生活和工作中更受重视。”高薪让于静有能力每年奔赴韩国，在首尔的高级美容诊所里做整形及保养的项目。

记者随即问于静：“在你看来，是否拥有美貌就能增加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资本？”“这个我倒是不能认同，美貌经常是双刃剑，在有能力的人那里是锦上添花，反之就可能被视作花瓶。”

据统计，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要从芸芸大众中脱颖而出至关重要，这往往成为此后一系列整形活动的一个起点。

对此，于静提到了自己的侄女：“她大学毕业前去修正了鼻形，已经很漂亮，但现在给我打电话说又隆了额头，还跟我讨论其他整形项目，我都有些惊讶。如果你不幸是个完美主义者，一次整形就能把你推上不归路，我就是这样。”

家庭主妇

整形失败求修复

26岁的肖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流下了眼泪，在三年前那次失败的整形手术之前，她是个健康开朗的女孩。

“我是最爱笑的，但现在却笑不出来了。就为了结婚时更漂亮，选择了修鼻手术，想把鼻子整得秀气一点。”但是术后，肖琦发现，自己的鼻尖比原先还要大。

“我很不满意，找到另外一家权威整形医院做修复手术。”医生打开肖琦的鼻子却发现，因为是典型的韩式隆鼻，鼻尖内部已被填充大量的碎软骨，要修复已经是很困难的事。

“除了怀孕生子的那段时间，我基本都在为那次失败的手术做维权或者去各大城市的整形医院寻找修复的办法。”显然，数次修补仍然不能帮助肖琦回到原本的模样。

肖琦之所以还在与整形医院打交道，完全是迫于无奈。“我也想结束这种生活，但多次修复手术的伤痛我已经受了，时间和精力和金钱也投入了这么多，要我现在放弃实在是不甘心。”现在肖琦的鼻子经常有过敏红肿的情况，女儿问她，她却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真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事。”肖琦说。

餐馆老板

一次缴几万为“补偿”青春

杨女士经营着一家餐馆，面对记者的采访，她首先请记者猜测她的年龄。

杨女士面庞红润饱满，从外表来看，估计50岁左右。

“快60岁了，”杨女士开玩笑地说，“我老公比我年轻五岁，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做餐饮起早贪黑，我又爱操心，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就迷上了整形。”

但杨女士为什么认为自己爱整形呢？

杨女士告诉记者：“几年前我朋友介绍我在一家会员制的整形医院做项目，我交了几万块入会，为此跟我老公还大吵了一架。他们向我推荐各种疗程，第一个手术记得是‘切眉’，确实解决了我吊眼角的问题，显得年轻了。我就上了瘾，一年时间把入会费花得精光。第二年饭店生意不太好，我咬咬牙，又缴了钱。”

为什么没有大的整形项目，也会有巨额花费呢？杨女士解释说：“光是拉皮几次就上万块，有了新的仪器也忍不住尝试一下。要是一段时间没做疗程，总觉得变老了。我老公讲我这都是心病。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在这方面花钱了。”

在记者对整形医院的调查中，遇到的与杨女士情况相仿的整形者不在少数，青春的逝去让她们心生恐惧，整形成了能够抓住的那根稻草。“我年轻时受了很多苦，现在有了点钱，却老了，真不知道我这瘾能不能戒掉，可能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补偿吧。”

美容机构负责人

我就是最好的广告

在安徽某家小型美容机构内，记者见到了负责人范云。

范云今年39岁，她身形苗条，五官标致，扎着高马尾，显得比同龄人年轻许多。“我在这家美容机构工作几年了，超过一半的客人是我的老客户，她们看我一直能保持年轻的状态，才这么信任我。所以只要是我的推荐，她们都愿意去尝试。”

作为一名业内人士，范云如何看待“整形成瘾”的问题？

“整形往往是一种群体行为，在我们机构经常遇到来整形的女士，她们开始时所做的整形项目不同，比如有做鼻子的，有做眼睛的……但后来她们会互相影响，本来只是做眼睛的，也整了鼻子。我觉得这种就特别不理智。因为一些永久性的整形，是容不得你后悔的。”

记者追问范云，“整形成瘾”的人都有什么特点，范云回答说：“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完美强迫症’，总觉得不满意，比如我有客户经济条件并不太好，但她会为了整形而省吃俭用，别人存下的钱都买房了，她是攒够一笔钱就来做整形；另一个是‘不安全感’造成的，很多已婚女士都试图以整容手术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漂亮，在丈夫面前保持魅力，有这样的心理很容易对整形产生依赖。”

（接受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读者如果有整形失败或相关投诉，请致电本报热线电话：0551-62620110，或微博私信@市场星报